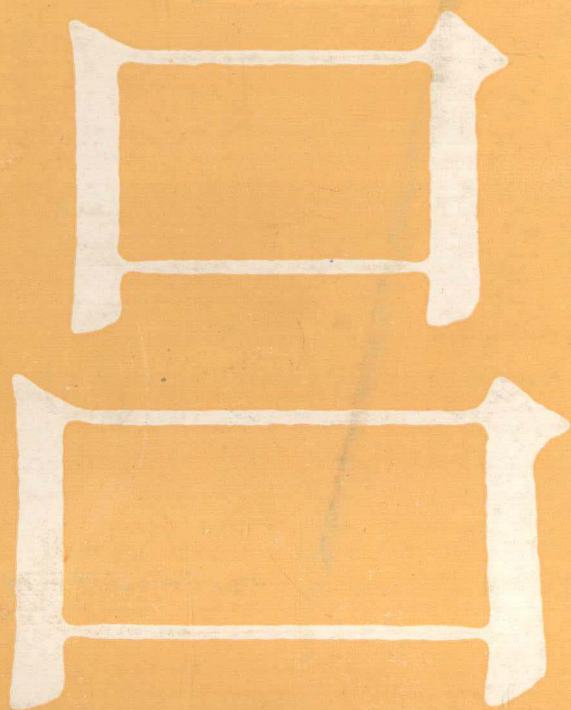


吕

剑

之

卷



第三辑

当代杂文选粹

第三辑

吕 剑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 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

吕 剑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75 插页：2

字数：59,000 印数：1—3,450

ISBN 7—5404—0352—7

I·280 定价：1.35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I
从病梅到盆景	1
“悼”议	8
书的命运	14
主乎？友乎？奴乎？	22
也算“立此存照”	28
解惑	31
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令人未必不迷信	34
闲话灶王	38
三尸神	44
“心有余悸”补考	52
书肆寻梦	56
列宁的一篇书评	67
“螭螭”戒	75
有感于此	78
不算官司	81
文学的力量	85
《北京文物近年历劫纪略》小引	89
《北京文物近年历劫纪略》跋	93

鼓与呼	97
桂林《元祐党籍》碑	101
编者后记	111

从病梅到盆景

晚清诗人龚自珍于一八三九年所作的《病梅馆记》，可说是一篇绝好的散文诗。作者道：有人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可能如此！乃有人以不可告人之隐，求卖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遂使江浙之梅皆病。……作者有愤于此，乃购病梅三百盆，辟病梅之馆以贮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纆缚”，使其不再遭受蹂躏，能够自由地安然地生长，以恢复其固有的美。诗人以疗梅自任，虽甘受诟厉而不辞。

“诗言志”。而咏物诗也无不是借物以言志。龚氏说的是梅，但其意显然正在于人。诗人同情病梅，欲穷毕生之力以疗梅，正是要做救人的工作。这位诗人不满于封建阶级严酷的思想统制，企图冲决一切束缚罗网，要求给人以应有的自由，恢复人的本性和尊严。这和作者与林则徐、魏源等人同时在政治上要求“更法”、“改图”正相表里。这位诗人不愧为新兴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

龚氏为文之后八十年，即一九一九年，“五四”

新文化运动勃发。而新文学特别是新体诗则于“五四”之前首先发难。当时新诗人中的刘大白，于一九二一年写了《看盆栽的千叶红梅》一诗。

作者在诗中写道，千叶红梅本应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生长，品格高贵，却为之“绣幕遮拦，银盆供养”。它们本有自己参差的美、萧疏的天然、倔强的个性，却为金属的细丝所牵绊，加以整齐、屈曲，因而被摧残、被戕贼。

大白写的也是梅，也是病梅，是盆栽的梅。而写盆栽的梅，其意也还是在于人。诗人慨叹盆梅的不幸，发而为吟咏，正是对于封建枷锁的控诉，为人民争自由和个性解放而发出的呼号。大白这首诗的重要意义，是它含蓄但又勇敢地歌颂了自由美、天然美、个性美，基本上反映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那种反封建精神。——大白早年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他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于弱者、受损害者的同情与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无疑地这正和当时总的革命要求相一致。

大白写了此诗之后五十八年，即“五四”运动之后整整六十年，诗人艾青于一九七九年写了《盆景》一诗。一时众口传诵，不胫而走。诗人以有力的雕刻刀一般的笔触，刻划出了这些盆景在无情禁锢中所遭受的不幸和悲惨命运。

……它们都是不幸的产物
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在各式各样的花盆里
受尽了压制和委屈
生长的每个过程
都有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
任人摆布，不能自由伸展
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
以不平衡为标准
残缺不全的典型
象一个个佝偻的老人
夸耀的就是怪相畸形
有的挺出了腹部
有的露出了块根
留下几条弯曲的细枝
芝麻大的叶子表示还有青春
象一群饱经战火的伤兵
支撑着一个个残废的生命

艾青写盆景，其中可能也包括梅，其意也仍然是在于人。作者认为，所有这些花木，本来都应有自己的天地，自由伸展，发育成长，在天空下心情舒畅，散发出各自的芳香。但不幸得很，它们却被剥夺了这种基本权利，“养花人”以奇技残害着它们

的生命。诗人不能自己，于尾声中禁不住倾诉出了对残害者的无比愤慨和嘲讽：

如今却一切都颠倒
少的变老、老的变小
为了满足人的好奇
标榜养花人的技巧
柔可绕指而加以歪曲
草木无言而横加斧刀
或许这也是一种艺术
却写尽了对自由的讥嘲

诗人艾青，从早年起，五十余年间，经历了多少坎坷、曲折和忧患，但一直不停息地憧憬、追求、赞颂并争取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他在这首诗中，几次点出“自由”二字，正道出了诗人对于不应有的“不自由”的痛恶。诗人的积极精神是要求，倘若要自由，就不能不反掉压制、委屈、折磨、摆布、颠倒、歪曲和刀斧。——当然，“自由”并非最高理想的全部内容。作者所追求的，也绝对不应被误解为无政府主义或自由主义。但正象诗人从正面写出了《光的赞歌》一样，在这里则从反面写出了“自由的颂歌”。这首诗，于委婉中见刚劲，以平凡朴素出奇制胜，是他最近作品中的值得注意的收获之一。

这里我只是对三位诗人的以上三首诗略予介绍，并不打算着重于进行艺术分析。我想说的主要是另一方面。龚自珍处于封建王朝统治的晚期，刘大白临到了一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而艾青则已走到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从龚自珍到刘大白到艾青，历史经过了三个段落，走了一个半世纪以上，不是无独有偶，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处境、体验和观察出发，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艺术特点，以歌当哭，以诗抒情，处理的几乎是同一个主题，写出的几乎是同一种咏叹调，谱出的几乎是同一曲“控诉之歌”，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惊心动魄。

中国历史的脚步实在是迈得太蹒跚了。“五四”时期的口号“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甚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某些任务，都还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认真补课。这副担子实在不轻，但是非挑不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封建性的东西不仅仅是残存的问题，而且还大量的普遍的存在着，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列宁曾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给美国工人的信》）在我们中国这个小

农经济长期统治的特定的环境中，情况就尤其严重。封建阶级，我们算是把它打倒了，但它的死尸还在腐烂发臭。正因为还有这种条件，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彪、“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腐朽力量，就还能在政治上搞封建法西斯主义、家长制、特权统治；就还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搞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

是的，如果不把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老根挖掉，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要想得到彻底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有的悲剧也还会以各种形式得以重演。当然，存在决定意识。如果文艺复兴的新思潮不伴随而来一场工业革命，情况或又有所不同。五四运动的反封建任务之所以还需要继续去完成，当然又有其复杂的因素。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不是更加重大吗？经济革命与思想革命，主次之间、因果之间，相辅而又相成。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来如此。

文艺作品总是时代生活、时代精神的直接或曲折的反映。从龚自珍到刘大白到艾青，他们都决不会是无所为而发。龚自珍距我们已经很遥远了，刘大白距我们也已经不远了，而我们却还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当代诗人艾青的声音，却特别值得我们深思。“草木无言而横加斧刀”，这种艺术“写尽了对自由的讥嘲”，真是如闻其声。采风者难

道不应当注意及此并予以严肃对待吗？

但愿艾青的《盆景》能成为这类主题的绝后之作，而不希望过了若干年代之后，又有另一位诗人再来接触这一同类性质的主题。……

一九七九年九月于北京

“悼”议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近几年来有几种“多”。这里且说两多，一种是追悼会多，还有一种是悼念诗文多。

参加追悼会，几乎成了我们的经常活动了。我不相信，死者生前曾经相约，要我们如此集中地去追悼他们。但严酷的事实却正是如此。原因何在呢？他们之间，年逾古稀而寿终正寝者固然有之，但大多数却不是疾死狱中，就是死于非命。而有些所谓“寿终正寝”者，多半也还是因为横遭迫害、折磨以致长期卧病而亡的。如果有谁写一部新的《录鬼簿》，恐怕卷帙浩繁，难免不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但在那种不正常的年月里，他们遭到了不正常的死亡，我们却不可能正常地追悼他们。只是到了今天，才有可能如此集中地让后死者一抒哀思，一遣积愤。这就难怪我们要经常奔波于革命公墓了。

追悼会只不过是几分钟、十几分钟。大家默哀、鞠躬、瞻仰一下遗像、骨灰盒；有的且连骨灰盒也已经没有了。仪式是简单的，但也是肃穆的。我们

已经不大能够满足于那种追悼词了。说实话，它们已经很有点公式化了。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总算享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一见死者简略的生平、为人的风范、战斗的业绩，等等。但是死者生前决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于无意中为我们造出了这么一个场合，有如此众多的多年不便往还、难卜生死的朋友们齐来灵前作一次盛大的“会师”。而这些后死者且多半是幸存者。八九十岁者有之，身心残废者有之，未老而先衰的中年人有之。年高者拄着拐杖，有的还须旁人搀扶，但为了一悼故人，还是一定要来的。如果死者有知，他们一定会从坛座上跳下来，以热泪相寒暄，以双臂相拥抱，藉此以宣久违之情、以泄难言之恨吧！当然，在前些年里，活得或者说干得颇为得意、甚至曾对死者排之诟之、落井下石、藉以邀功请赏，而现在却又引为知己，来挤下几滴无以名之的泪水者，也不是没有的。真是有点“人心不古”了。但那毕竟是少数。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阴暗面？我看是有。举行追悼会本身，不能算是阴暗面。但如何造成这种局面的，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难道不应该予以深刻揭露和表现吗？“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千万不要令死者难于瞑目，生者苦于遣恨，未来者艰于存活。

和追悼会同样并且相联系，这几年报刊上出现

的悼念诗文之多，真是连篇累牍，难以万计。其未公开发表而藏之于屉中者那就更难以数计了。我本人就是如此。一部《天安门诗抄》以及散见的诗文，悼念周恩来同志的且不说，有多少悼念烈士张志新同志的诗文且也不说，即把那些缅怀老师、老干部、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诗文，搜集拢来，都为一集，恐怕也为人类有史以来所未有。后死者以墨水和着泪水写下的这些诗文，很能补悼词之不足。我每每以难以抑制的悲愤去读这些文章，但老泪滴在纸上，常常难以终篇。何况有些诗文，依然有欲吐还休、不应止而止之感，颇与向子期的《思旧赋》相类，这就更令人怛然难释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这些诗文中，照见死者的音容笑貌，他们崇高的品格，光辉的贡献，活的灵魂。平常相处时，我们未必能感到他们如何伟大，现在才理解到他们并不平凡。他们清白无辜，本来都应该大有可为的，最终却都罹此灾祸，陷于不幸并向不幸的人们告别了。他们的死，对于他们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或许不失为一种忠贞和光荣，但对于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会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当然，有人与死者并无多少交往，今天却取死者当故交，以点滴化大海，敷衍成文，藉以钓名，高其身价，附死者之名以为可以传之不朽者，也不是没有的。又真是有点“人心不古”了。但那毕竟也还是少数。